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二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六十七

羅倫 涂 棐

章懋 從子 拯

黃仲昭

莊昶

鄒智

舒芬 崔 桐
馬汝驥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

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為諸生志

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

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

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

一授翰林院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詔還朝

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

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

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

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為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

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
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
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
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士大
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
也自是而後無復大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
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
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

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
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
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
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
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
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賢佞君實召之陛下
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
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

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衛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闕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

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以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哀之權使任軍事於外

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
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
王朝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
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
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為人剛正嚴
於律以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
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殮解以

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為意以金
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
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
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方倫為提舉時御史豐城
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
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為棐所按許棐自解賜從中
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
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棐天

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
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
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
宜非可循為定制况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
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
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
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

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諫曰頃諭臣等
撰鰲山烟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
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
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
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
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
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鄙魯以陳

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竝杖之闕下左遷其官編修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

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元賊聽福安
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
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
固留之不可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
講學為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
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家居二十
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考
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為之而虛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為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

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為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生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為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

少子接後以廕為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魁學登
弘治十五年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
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
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
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
濬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
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

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景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為地仲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

司敦趣比至恕迂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
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
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
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刺加歿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莊景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

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景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弘治七年有薦景者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

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為奏又明年值京
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
追謚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然木葉繼
畧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
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
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
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

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怒竒其言笑而不
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
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
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
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
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心
心覘覘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
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

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為竦孰為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

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叅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

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竒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

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宣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無竒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竝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為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

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
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
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
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
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
當毛舉細故以為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
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

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

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網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哉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初欲進君子

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
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飛
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
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
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怒赴召
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
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
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

矣鼎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魏璋
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
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
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徼空虚私竊以為憂與鼎等往來
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
吏目事具湯鼎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
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
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為順德

知縣歿而歸其喪天啟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遂
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編修時武宗數微行
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
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
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乳疾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
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
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侍是御非所

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得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儼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

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侍相結人情惶懼言
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
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
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
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
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
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

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手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漢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

屢以陛下為奕棋以草除年間為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項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昇之翰林院中掌院

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裏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
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
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
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
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璵桂萼方獻夫
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
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

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
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竣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
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為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
文律歷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
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末妄矣朱子不加
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
學者稱梓溪先生萬厯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
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

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之南巡竝跪闕下授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叅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為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

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
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有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
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
讀學士汝驥行以峭厲然性故何易人馬歸焉卒贈尚
書謚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為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
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
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

復為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
國家設官意不為彰君子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媮末
舒芬危言聳切有爰盭盭轡之風况夫清修峻節行無
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章懋傳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
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臣方煒按是時與毛弘同論
救者為御史陳莊見明實錄謹識

章懋傳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

臣方煒按懋在

南監時有學政時政宿弊二疏皆不報見獻徵錄傳
未載謹附識

章懋傳懋為學恪守先儒訓

臣

方煒按懋與羅倫謝

鐸莊昶陳憲章為一時同志倫嘗立鄉約過嚴懋輒
移書責之見獻徵錄謹附識

章懋傳

從子極附

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詔下獄

臣方煒按極以決囚不覆於瑾瑾怒誣以復命遲
慢遂有是謫見雷禮列卿記謹識

章懋傳

從子極附

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

臣

方煒按

極以副都御史撫鄖陽有賑饑弭盜諸政濟寧河變

改總理議疏支流築長堤乃濬曹沛自無汙阻與當事者議弗合見獻徵錄傳未載謹附考

黃仲昭傳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刺加

臣方煒按成化十四年命給事中榮與乾亨往冊滿刺加嗣王還抵洋嶼遭風溺海各廕一子入監爾後遂罷封使見識大錄謹附識

莊昺傳弘治七年有薦昺者奉詔起用 臣方煒按是

時薦昺者為都督府經歷周廣榮先是冢宰王恕司

寇張瑄侍郎朱德諸薦疏皆出部檄至是奉特旨
乃起見湛若水所撰墓志謹識

莊景傳乃復以為行人司副

臣

方煒按景之起也謁

吏部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疑其倨景曰第求
不失已官外物耳見獻徵錄謹附錄

莊景傳屬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
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
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

行之 臣方煒按是時厲亦累疏劾安直等乃相繼
罷見明實錄謹附識

鄒智傳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臣方煒

按是時當事者坐智及厲槩妖言惑衆論死刑部彭
韶辭疾不判案乃獲免見獻徵錄謹識

舒芬傳遂乞歸養不許

臣

方煒按是時江西大水決

圩漂舍芬遂疏陳以身係獨子乞歸養見孫琛所撰

行狀謹識

舒芬傳世宗即位召復故官

臣方煒按正德十五年

八月芬由謫所以外艱歸至嘉靖二年服闋乃應詔

復官見獻徵錄謹識

舒芬傳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
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

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

臣方煒按是時免命婦朝

賀御史馬明衡朱瀚亦交疏諫上以其妄言離間并
逮治見明實錄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三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八

張寧

王徽 王淵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 康永勗等

強珍

王瑞 張櫻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

吉人
董傑

劉

緊

姜

綰

余

濬等

姜

洪

歐陽旦
暢亨

曹

璘

彭

程

龐

津

呂

獻

葉

紳

胡

獻

武

偁等

張弘至

屈

伸

王獻臣

吳貫
余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

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
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十餘
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
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
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尉衛所缺官而
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
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顏疑似
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

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
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同
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
射鴈一發墜朝鮮人人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
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
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
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
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

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寢與內閣忤
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貼黃與岳正並舉
得旨會舉多私皆與外任寧出為汀州知府以簡靜為
治期年善政具舉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
英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為大臣所喜既出守
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
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棲居不下者四十年
詔旌為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
中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
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
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
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
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
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冬帝入
萬妃譖廢吳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宮謫之南京徽復

與淵等劾之曰陛下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竟
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
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
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
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
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
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并罪賢等為大臣不忠
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

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詐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詐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伊優取媚即

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
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
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
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奸養惡廣營財
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内外交通亂由所起
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
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
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薇得

貴州普安淵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蓋鈞筆也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
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郤
土官隴暢及白千戶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
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徽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為
刻怠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為文以典雅
為膚淺怪異為古怪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
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

王恕薦起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章
見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
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寬莆田人李翔大
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寬
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
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
成化三年夏借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

衣盱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
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
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
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
以為言皆嘉納常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
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
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次日弘
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

爭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
恩乎何為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
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宇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
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
欽天監正谷濱受賕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真人張
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爭終不聽三遷至都
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數陳

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扎實巴勒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扎實巴勒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

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卽與蠲除
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
順輩日獻竒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
得官者都人倣倣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
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
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
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
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

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疏球道卒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負氣敢言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歛徵求為民害者吏部尚書王翱請從其言帝為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

奕彈琴醫卜技能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

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

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御史

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

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

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

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絕權貴

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或求武強武

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
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
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本
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
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
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
儲嗣而萬貴妃妬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
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為言帝心愠森已再遷

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
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
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
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
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
同官四十一人爭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
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
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
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
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
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謫見元
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
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
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愍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而西僧扎實巴勒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輿導用金吾仗搢紳避道奉養過於

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

橫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

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

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

務悉為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為蒙蔽陞

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

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

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為不職戒帝優
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為福建右
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
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康永韶字
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
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己等爭
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與
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

復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為志
所訐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
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
掌監事永韶為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
多隱諱甚者以災為祥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
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
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歷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
遠衛入天順末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巳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
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
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
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
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
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
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寃者謫黔陽丞稍遷
鬱林知州卒鄭已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
請蠲邊地逋賦分別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
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已欲按其罪語洩為所劾戍
宣府已性矜傲時論不甚惜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
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為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
宗時官四川叅議卒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

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
務為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
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
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
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
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衛人珍發其狀
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
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

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
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
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
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緹謙
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
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
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

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
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
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
乃為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
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進
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
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覆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
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

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
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
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不逮白丁或選期未
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
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
英廟復辟景奉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
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寶
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

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
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
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
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
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
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
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瑞
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謝病歸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為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賦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倖遣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耽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

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
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
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
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
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
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
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韋
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

於外者悉為召選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
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
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買官彼以
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張瑩
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陽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
加黜罰勿為姑息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
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
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

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
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
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
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
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
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
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
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

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
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
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
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
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
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
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

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
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
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
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
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
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
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
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

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攷省上
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令巡按御史追其
誥敕制下舉朝大悅五月俊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弘
治中屢官山西叅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秀水知縣擢御
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
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
乞治宏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

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
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
瑩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
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
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
鎮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
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
撤還內外坐營監鎗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約

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勲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槩與蠲除給事張善吉先生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消弭他變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

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為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孝宗立量移敘州同知以
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
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普
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從子舜民字
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
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
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弘

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識獄剖析如流其
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為勢要奪者
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
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
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
八十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
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
禱不應躬蒞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

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

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

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

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

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

事李旦皆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軫尚書

王恕今伊傳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

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旦陳
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
陛下素所惑溺言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
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鬻舊賜外蕃故敕事下綱章吏
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
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奏昇
童祝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選者輒故遲之
陞軫遂得免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為彰德庫大使

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
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
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清江人與
蘇章周軫秦昇童祝皆成化十一年進士貶永寧知州
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
千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
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旦
字啟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鎮遠通判未幾卒

盧瑀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疏蠲淮揚

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嘗觸帝怒杖之尋

遷工科給事中與昇祝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瑀貶長沙

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祝蘭

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召王

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

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

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
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
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國家
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
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
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
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

黃緣中官進用或依附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
司禮中官李榮蕭敬襄為言為劾罷尋黃緣復入遂撫
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萎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
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
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
諸臣以厲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鼎又劾禮部尚書
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
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

以為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
降進士李文祥為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鼎
極言不可語侵恕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
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鼎意氣尤銳
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
能堪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鼎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日夜伺鼎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咸
化未進士為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

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巡按

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

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

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

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

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又

嗾御史陳壁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槩及主

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鼐白金

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手挽之得不仆又見
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
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槩等自相
標榜詆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
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
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戍肅
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
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良以鼐數言

事不避利害因推諛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壽州知州毀境內淫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

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

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
輕貸則讒佞莫能聞而權不下移矣考績赴都遂遇禍
竟卒於戍所釁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董傑涇縣
人成化末進士釁之論暑月輟講也傑方謁選亦抗疏
爭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
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
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
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為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

下獄黜為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母泛陳細故皆報聞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場事下綰覆按琮囑綰求右已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侵言官職罪一妬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間官

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授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違腹
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
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
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
南京三法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中
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為之淤奏下命南京主事
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率同官
繆樛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栢樹

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詔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為綰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綰及同官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鞠皆謫為州判官綰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綰堅守檄民兵夾擊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

為江右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遂田州知府岑猛綰
獻策總督潘蕃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
思恩平綰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
綰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
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
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春因薦
王恕堪內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吏部後
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慶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

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

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繆樗字全之溧

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

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冕鄞人成

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

傭書市肉以養母既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

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

遜裁抑之又歲祿不時給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

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
被逮已而釋之再生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
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
與巡撫韓重持弗予至是瑾悉予之部議補遜瓊州副
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金章等無他
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
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

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
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御史劉敷尚書令李裕李敏
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
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稹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
仲昭御史強修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
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于俊馬文升巡撫彭
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
拔出曹輩足副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至萬言帝

嘉納之為所斥者憾不置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猺獞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為亂洪乘間剪滅歷山東左叅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

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
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
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
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
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
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
溫處銀課而寘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
減青慶陳狀慶因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妨

僉事鄒滂滂亦許亨慶等構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遷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率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項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

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

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為革罷疏奏

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

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閭景

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

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

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遭

節序輒漸御黃袞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為日有幾宜但

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

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令此曹

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

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

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

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

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

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
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為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為窟
穴程每先檄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
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
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
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
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

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
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
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
為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為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
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祿卿
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
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救程子尚三上疏章乞代父
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亦坐酷刑繫

獄及朝審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戊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為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程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

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
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
矣止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為流涕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
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
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府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
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

遜所坐微而王泰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
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
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瀟請令中書代收部院
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
儲燿亦諫瀟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
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黃緣入司禮監泮
等言鼎狂直宜容鵬得罪先朝俾參機密為害非小會
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為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

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
琮李廣有罪外戚周或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
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叅政中官奪宋儒黃幹宅
為僧菴泮改為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
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
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
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為地為獻所發有
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
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
紳請擇講官教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
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
獻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末言去大奸則專
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
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
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

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禱輩稱廣為教主真人廣即
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土地
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
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為公
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
等亦以為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酖死紳
又極陳大臣恩蔭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
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瀟為吏部尚書王越李憲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馬用中

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燿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即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太皆為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

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
秦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
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
歷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
卒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
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
蹟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為吏科給事中華

昶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
劾易等皆昶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詔獄昂珪請罪皆
停俸比昶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為言始令復職當
弘治時言官以忤內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任儀閔
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為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
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梓辱嶽使跪
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出為
中部知縣終山西叅政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

士為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
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
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
寔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
史文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
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

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

人異初政者二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

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

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

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

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

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

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

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
廩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
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
率營蒹殿並從官幕次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
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驤四衛虛冒弊以太
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為言乃卒覈
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
母憂歸卒

屈伸字引之任邱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弘治九年詔度僧禮部爭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寇犯大同游擊王果匿敗績狀伸率同官發之並劾罪總兵官王璽等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奉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

賞中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
威攘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為罪今日歸俘反以為功誨
以為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
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僨事
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
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搗
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既而斬獲十二級先
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寘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

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仲力爭不聽
鎮守河南中官劉瑯乞皂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
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
陳乞祖制逆壞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
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閉
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

逋賦以寬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為東廠

緝事者所發並言其擅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

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

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

祖官有奉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梅稜

闕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彙

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

子欽與天祥有卻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

事獻臣即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

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

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

其事還奏所劾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內閣劉健

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

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

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

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

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
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
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
帝親御午門鞠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
明州知州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
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吳
一貫字道天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
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強幹聞擢大理右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別請二萬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討華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焉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云滿倉兒事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典章奏得爭是非於

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
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文章
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
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効搏噬
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
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
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
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王徽傳其秋帝入萬妃譖廢吳后

臣黃壽齡按明憲

宗實錄吳后於七月立八月廢傳云其冬未合擬改

秋字謹識

魏元傳孝宗時官四川叅議卒

臣黃壽齡按董旻於

孝宗時因劉大夏等言起官四川叅議傳先書其卒

而後及其官文義未順謹移改

葉紳傳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

臣黃壽齡按

寄壇煖疏四字文義費解考明實錄載紳原疏亦與傳同而李廣傳及他書皆未記此事或當時建壇設醮廣等別為太子立壇因創此名并倣道流建齋拜疏之例立為煖疏之稱以覲賞耳謹附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潔